守護族群微火的平埔文史書寫

文・圖／鄭雅雯　公共服務組

在寫完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認定的14個原住民族後，因應平埔族朋友的建議，特別介紹筆者略有接觸的平埔族作品；在歷久已模糊破碎的文化線索下，相對高山族而言，其追尋族群印記與認同的道路更為艱辛，再加上文史書寫困難，作品量或發表能見度相對有限，亦是筆者遲遲難書之故。

前言

大抵自清末時，將漢化程度較深的原住民族稱為「熟番」，多居住於平原地區，或稱「平埔番」，如：宜花平原（噶瑪蘭族）、台北盆地（凱達格蘭族等）、中部平原（巴宰海族等）、嘉南平原（西拉雅族等）、屏東平原（馬卡道族等）；而居住於高山的原住民族則稱為「生番」或「高山番」，如布農族、泰雅族等。歷經近三世紀的外來文化衝擊，平埔族隱身主流族群的生存選擇，致使其文化容顏迄今漸然模糊而難以辨識，幸而多元族群概念的推進，近年平埔族群亦大力復振其語言與文化，乃至族群正名權利。

西拉雅族

主要分布在台南地區四大社群：蕭壠（佳里）、麻豆、目加溜灣（善化）、新港（新市）。近年族人積極復振其母語及並走上街頭爭取正名。以祀壺、夜祭牽曲、走標為其重要祭典文化特色。

段洪坤，現任西拉雅族部落發展促進會理事長、吉貝耍文史工作室召集人。1998年回到家鄉吉貝耍部落，致力奔走部落文化傳承，透過採訪耆老口述歷史；屬於年輕世代的他，點滴累積以拼湊、還原祖靈信仰全貌與祖先生活樣貌。從被西拉雅長輩斥責揭露禁忌的「熟番」身分，迄今族人多已欣然懷抱族群認同。其十幾年研究完成七萬字的研究報告，並撰有《西拉雅遺珠》、《走進西拉雅》兩本專書；其主體性記述，含括眾多西拉雅各區域與家族，翔實記載生活與信仰等面向，並呈顯時間與地域的文化變遷，不啻為指標性文化結晶。

萬淑娟，承繼父親萬正雄文化使命，接任西拉雅平埔族文化協會理事長，自2001年起與菲律賓籍夫婿萬益嘉蒐集荷蘭、日據部落史料，在新港文書「馬太福音」及耆老零碎的西拉雅語言記憶之基礎上，找回西拉雅語言及文字約三千個詞彙，出版《西拉雅詞彙初探》，為「復育」西拉雅語跨出歷史性的第一步；2010年續編輯出版《西拉雅語繪本》，增進母語教育的親近性。透過西拉雅族語的重建，並創辦Oninim樂團藉由音樂與戲劇展演，傳承西拉雅夜祭等文化內涵，同時持續爭取西拉雅族正名權利。

迄2008年共找回西拉雅語言及文字約三千個詞彙，出版《西拉雅詞彙初探》。

2010年由台南縣政府出版《西拉雅語繪本》，提供母語教育日常生動教材。

2009年，羊子喬睽違30年再次返鄉工作後，感於西拉雅族正名風潮，集結出版《西拉雅．北頭洋部落紀事》大有一抒陳年心事與認同族人表態之姿。

羊子喬，本名楊順明，1951年生於台南佳里北頭洋部落。是為鹽分地帶詩人、資深文學編輯，現任國立台灣文學館助理研究員。西拉雅族群意識起於高中時期，清楚自己特殊血統淵源；唯至1979年8月返鄉一年多後，方有意識地書寫原住民題材，如〈飛番墓〉、〈西拉雅族悲歌〉、〈一個原住民的心事〉、〈向阿立祖禱告〉……等詩作。2009睽違30年再次返鄉工作後，感於西拉雅族正名風潮，集結出版《西拉雅．北頭洋部落紀事》大有一抒陳年心事與認同族人表態之姿。

當平埔族被逐
當背後的番刀不見
你就悲壯地裹著一抹斜陽
任其星移物換，隨其改朝換代
你便默默地站成一座墓碑
曾是平埔族的英雄好漢
如今只留下幾行文字
記載輝煌，寫著滄桑
每次讀著你的身世，斑駁的字跡成苔
總是讓人心酸
總感覺歲月會撫平一切的傷害

——節錄自羊子喬〈飛番墓〉，《西拉雅．北頭洋部落紀事》

巴宰族

巴宰族分布以豐原為中心，主要在現今台中豐原、潭子、東勢一帶；其中又可分為巴宰本族（Pazih，岸裡社群、阿里史社群、烏牛欄社群）以及噶哈巫族（Kaxabu，樸仔籬社群）。以地區分類而言，豐原以西為巴宰本族，以東五社為噶哈

巫族。巴宰族人遷入埔里後，住在烏牛欄台地（愛蘭台地）多為巴宰族；居住於眉溪流域旁之眉溪四庄（牛眠山、守城份、大湳、蜈蚣崙）則為噶哈巫族。巴宰族人在近年也發起正名運動，希望獲得官方承認。目前仍積極復興巴宰語，在「番過年」傳統節慶，仍會做傳統食物「阿拉粿」，及舉辦「牽田」、「抓大魚」、「走標」等傳統文化活動。

王潘美玉，家庭主婦。生於南投埔里烏牛欄部落，於愛蘭教會學習母語。其族語詩作〈憶祖歌謠〉獲96年度教育部族語創作獎新詩組佳作，98年度復以族語翻譯兒子王寶星之台語詩〈厝角鳥兮春天〉獲教育部族語翻譯文學獎優選。她對族語傳承的投入與參與，在相關族語研習等活動中往往感動著其他族群文字工作者。

巴宰族作家王潘美玉以族語翻譯兒子王寶星之台語詩〈厝角鳥兮春天〉。（作品翻拍自《教育部98年度原住民族語文學創作獎作品集》）

潘英傑〈我從山中來〉。（作品翻拍自《教育部98年度原住民族語文學創作獎作品集》）

潘英傑，農夫。其〈我從山中來〉獲教育部98年度族語散文創作優選，以重新習得的母語記錄童年生活；文中將其兒時在山林自由、美好生活記憶描寫得栩栩如生，令人感受到無比快意與青春暢快；文末卻急轉為幽幽的哀愁，似乎以青蛙為寓，隱然地透露族群的遭遇，併感於年華漸逝的心境與感慨。

……

青蛙有很多種類，我最喜歡樹蛙了。

牠們很可愛，但棲身之處充滿很多危險；不是人為因素，是大自然的天敵，很多蛇類、鳥類來吞食牠們，連樹蛙自然保護色也不能完全保住自己的安全，因此，惹人憐愛的樹蛙棲息在樹葉下。

傍晚時分，山谷籠罩著濛濛白霧，一位來自巴宰部落的老人，回憶著童年往事，帶著感傷的心情漸走漸遠；天色暗了，明亮的月色趕走了白霧，消失在山谷中。

——節錄編輯自〈我從山中來〉

潘英寬，現為國立暨南大學附中職員。其〈勇敢的吶喊〉獲教育部第二屆（98年度）原住民族語新詩創作優選，在學習族語的過程中，澄澈了自我的族群認同，也更感受作為巴宰後裔的心情與傳承使命。

我們的巴宰有暢達的語言
感人憶祖歌謠舞蹈
走標牽田傳統文化
更有豐富的人文氣質內涵
回想起我們saw（人）的腳蹤
胸懷填滿了憂傷
眼眶含著無奈的淚水
背負著復振的沉重包袱
一晃一晃的腳步欲向何方
被遺棄的巴宰
用你自己的語言高聲吶喊
勇敢訴說巴宰獨特性格
當燦麗的旭日東昇
你已佇立在陽光照耀之處

——節錄自〈勇敢的吶喊〉

潘英寬〈勇敢的吶喊〉。（作品翻拍自《教育部98年度原住民族語文學創作獎作品集》）

族群身分與認同的新里程

族群認同，因應台灣社會的開放與成熟，日漸「覺醒」與「移動」著！昔日亟需隱藏免受歧視欺凌的「蕃」，今日已是傲然守護的「印記」；彰顯著台灣原住民族邁入一個新的紀元，同時面對著科技所帶來更迅速的文化流動與認同建構形態挑戰。想起，日前結識一位凱達格蘭的美麗公主，其歷史學背景厚實及過人的好奇心，意外地在博物館展示的平埔地契中發現祖父輩的名字，展開了她追查身世的旅程。她尚未能思及正名、土地、權利等等，僅僅絲毫不放棄任何線索地探詢所來根源、訪查故居耆老、族人乃至學者；期待不久的將來，可以看到她與族人的精彩故事，為台灣社會增添一抹美麗的色彩，留續未來！